

人生智慧

人生智慧

人生智慧
人生智慧

人生智慧

世界文學全集

吃耳光底人

安特列夫著

麥夫重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CAH 10/13



像 肖 夫 列 特 安

英譯者引言

文藝家廖尼特·安特列夫 (Leonid Andreyev) 誕生在九十年代之壓制底黯淡的雰圍氣裏。他就是這樣在文壇上出現，那時候屠格涅夫 (Turgenev) 和杜思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底悠久而絢爛的時代早已消逝，同時柴霍夫 (Chekhov) 已經着手在讀者面前展開俄羅斯生活底黯淡和灰色了。

這是一個歷史的階段，那時候，俄羅斯民衆的力量多半給亞歷山大第三 (Alexander III) 的統治之下底反動勢力催毀了，同時，年青的一代正想休息，正想從大衆的希望和失望底掙扎中間逃避掉，這個階級，簡括地說，是一個感傷底，平凡底，日常的成見和沉悶的平庸無奇的 (*Terre à Terre*) 哲學底階段。

我們得記住，文藝是俄羅斯底道德和智慧的力量底唯一的出路。當時，政治的反動，書報的檢查，公民自由底剝奪淨盡，和愚昧民衆，所有這些，便是

俄皇威權的基礎。俄國社會的願望和理想，無從發表，因而文藝這個東西，便成了他們唯一表示的出口了。

所以，俄羅斯文學在它的一般的發展過程中是必然地和當時底俄羅斯政治和社會的情形有密切的關係。九十年代是一個壓制底年代。自從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er II）被刺（一八八一年）之後，反動的壓迫更甚，又加以進步黨和急進黨底瓦解，於是俄國的智識階級，便陷入於悲觀厭世的状态中了。他們希望早一點得到自由解放的信仰，到此已經墜地，他們的復興底希望到此也破壞了，這個時代最顯著的代表，便是柴霍夫；他把自己書中的主人公稱做『深灰色的人們。』

此時，幾乎是同時出現的文人，則有馬克席姆·高爾基（Maxim Gorky）和廖尼特·安特列夫，前者帶來了一種革命精神底啓示，它預示一種新道德的崛起，一種新社會的抗爭；後者蒙着時代的灰色而出現，他把這灰色和一種幾乎是虛無主義的革命底精神結合在一起。從歷史的整個的觀點上

講，安特列夫更足以代表這個時代，同時宣示着九十年代俄國底兩種矛盾的原質：信仰底缺乏甚至消失，交織着反抗和暴動。

安特列夫是象徵派又是浪漫派，『命運』和『偶然』這是兩支祕密的，陌生的，有時野蠻的軍隊，常川地駐紮在他的心眼之前。他的象徵充塞着恐怖，有時候充滿着頑強的殘酷。從他的短篇小說『在霧中』(In Fog)『西伯西城中香草底一生』(The Life of Basil of The bes)起，到他的戲曲『人之一生』(The Life of Man)和『安那斯瑪』(Anathma)，直到他的最後的作品為止，他看到在鬼底形態裏底人和在人底形態裏的鬼，支配着生命底每一舉動，每一呼吸。儘管他的天才把幻象表顯成怎樣清晰的剪影，幾乎是水晶似的清晰，他的可怖的象徵主義還是不曾迎合同時代底許多人，因為安特列夫所用以包封生命底暗黑的裹屍布是密不通風的，而且有時候要在那黑暗裏辨認出安特列夫在生命裏尚能尋到底些許價值還是不可能。廖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說過：『安特列夫想來嚇我，可是我不怕。』

即使在他的著名的寫實劇裏，要想安特列夫放棄他的習慣，不把那幾道想要穿射出來底光芒來象徵化和遮蔽着，這還是難乎其難的。

不過在安特列夫的藝術的心房裏還仍舊有一小角表現着一些無窮的希望，這希望從來不曾賦與過特殊的藝術方式，但是在他的作品裏曾暗示過許多次，在他的短篇小說『思想』(Thought)裏，他對於他的半是希望半是理想有過片段的暗示：『如果人類的命運是要他變成了一個上帝，他的御座將是書本，』那主人公說。

但是，日俄戰爭底紅笑，一九〇五年不成熟的革命，羣衆底普遍的愚昧和黑暗，上次戰爭的緊張，人生價值的降落，所有這些把安特列夫帶到悲觀的梯子底末了一級，從此他永遠地降落到失望底深淵裏去了，這種心境要算他的最後的戲劇作品『吃耳光底人』(He, the One who Got Slapped)描寫得最透切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在智識界上很成功底人，他，

在表面上是自願地而在實際上是被迫地拋棄了生命。照安特列夫的見解，人和人底關係，羣和羣底關係是這樣的，就是『人』不得不埋沒他自己的真面目。即使『思想』或是『書本』也不能幫助『人』變成『神』。他變成一個小丑了。他搬演游藝，他吃耳光；觀眾笑了，却不覺得這種哄笑正是在嘲弄他們自己，他們的教養，他們的思想，他們的事業。

讀者可以看到這劇本裏底角色都是用一種沉痛的諷刺和刻薄來描寫的，因為安特列夫對於『人』已經失去他的最後的信仰了。善良的，天真的而且潔白的心是必得要受磨折而至於死的。他的康遂樂，席泥大，白蟾諾不過是世界甚至於人類的馬戲場地方所走失了的光芒而已，這馬戲場充塞着蜘蛛，香檳酒，和人類的被擯棄者。安特列夫並不責備這些被擯棄者。倒是相反，他（如果他同情什麼人底話）恰好對這些小丑，魔術家，和演馬戲的感到同情；但是由命運偶然，和卑怯的誹謗，奇怪地結合而成的人生，終是太重了，在這個結合物底重擔之下，他們都倒下來了。

『吃耳光底人』也許是安特列夫底最好的作品，至少是他的最好的戲劇作品。這本戲比他的以前的一切劇本更適合舞臺條件而且並不滿擠着象徵的鬼怪。再說『吃耳光底人』是安特列夫哲學底可注意的撮要。

葛雷歌利·席爾堡。

吃耳光底人

劇人中物

康遂樂 (Consuelo) —— 馬戲場裏演馬戲的。廣告上印做『演馬戲的瑞

珂女王。』

莽氣泥 (Mancini) —— 康遂樂的父親。

『人』 (He) —— 勃立該馬戲場的一個小丑，廣告上印做『吃耳光底人。』

勃立該 (Briquet) —— 馬戲場經理。

席泥大 (Zinda) —— 弄獅人，勃立該的妻子。

阿爾弗勒白蟾諾 (Alfred Bezano) —— 演馬戲的。

一位紳士。

喀尼兒男爵 (Baron Regard)。

加克森 (Jackson) —— 一個小丑。

鐵瀝

音樂小丑。

波瀝

多邁司 (Thomas), 安杰麗嘉 (Angelica) 和勃立該馬戲場其他男女演員們。

事件發生在法國某一大城裏。

第一幕

(一間很大的，可是頗髒的房間，牆壁上刷過白粉。左邊，壁龕裏，開一扇窗，這房裏唯一的開出去通外面的窗，窗外面是天井。從那窗子進來底光非常幽暗，所以在白天也得把電燈開着。在後背中央的牆上面，有一排污穢的小窗。它們對馬戲廳開着。在晚間，正在演戲底當兒，穿進明亮的光來。白天，那裏是黑暗的。同一道牆上，開一扇白色的大門，裝得

很牢固，門口有兩級石階。）

（右邊，差不多在角落裏，有一條高闊的環洞走道門，通到獸欄和演藝場。門外，白天裏是慘淡的黑暗，夜間是慘淡的燈光。）

（這房間有許多用處。它作為馬戲經理勃立該老爹底公事房，他的小寫字檯就放在這裏。它又作為幾個男演員底服裝室。它也是演員們在練戲或上演底時候齊集着等候傳喚底房間。並且，它又是馬戲底用具（像金漆的靠手椅，啞戲用底布景，和別的馬戲班家常用的什物等等）用過之後底點檢室。壁上貼着馬戲場通告和奪目的廣告畫。）

（正是早晨時候。戲場裏正在練戲，晚上開演的一切事物都在籌備。幕升起時，忽刺忽刺的馬鞭子聲和騎師底呼嘯聲從演藝場裏傳進來，舞臺空了一兩秒鐘，然後鐵瀝和波瀝進場，他們倆是樂隊小丑，正在練習一支新的進行曲。他們嘴裏吹着小笛子，從黑暗的門口一步一步地走到窗口。他們的樂聲聽去悅耳，但是細小，扭捏，故作得滑稽樣的，像

他們的扭捏的臺步一樣；他們穿着短衣，而且兩人外貌相像；一樣剃得精光的臉，一樣的體高；鐵瀝年紀輕的一個，頸上圍着一條圍巾；他們倆的後腦壳上都戴着一頂常禮帽。鐵瀝朝窗上望了一望，然後他們翩轉身，仍舊踏步走着。）

波瀝

（停住脚步）停，你又吹錯了！來，聽着——（他站近鐵瀝，把小笛子直吹到他的臉上去。鐵瀝茫然地聽着，搔搔他的鼻子。）聽了嗎！現在來吧！（他們又重行吹着，重行走着。他們到門口時，碰見經理和莽氣泥；後者走在經理後面，一面咬着他的鑲金的手杖底捏手。莽氣泥伯爵是一個瘦長的人。他的衣服底線腳已經脫了，所以他把褂子緊緊地扣着。他裝出十二分上流的容儀，演起做作的姿勢，又特別喜歡舞弄他的手杖學貴族的風度。他笑起來，他常常笑的，他的瘦削的臉就活像個色鬼。經理，勃立該「老爹」是一個壯碩而沉靜的人，身段適中。他的態度傍徨。小丑們給兩位先生讓着路。那經理訊問地望着那年長的一個。）

波瀝

（用做作的音調：我們演啞戲底音樂！螞蟻們底進行曲！

勃立該

哦！行！

（先生們走進來。小丑們重新奏起他們的曲子，波瀝向前走去，又回身走來，年輕的一個跟着。）

波瀝

勃立該老爹，加克今天很不行。

勃立該

出了什麼毛病？

波瀝

他喉嚨痛。你最好看一看他。

勃立該

好的。來，加克。把嘴張開！大些——大些。（把小丑的臉旋向窗邊

的光亮處，仔細地認真地檢驗一下。）去搽些碘酒得了，

波瀝

我早對他這樣說過了。我早說那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啊！來吧。（他

們吹着，大踏步走着，練習着他們的奇怪，扭捏的步子走開去了。經理坐

下來。莽氣泥倚壁使起一付架子，冷笑着。）

莽氣泥

哼。你還替他們看病給藥呢！留神些，勃立該老爹，你沒有行醫的

執照啊。

勃立該 不過貢獻一點兒意見罷了。他們都把性命看得這樣重呢。

莽氣泥 他的喉嚨無非是給威士忌燒壞的。這兩個東西每晚喝醉。我不

懂，勃立該老爹，你對於他們的品行竟這樣的不管教。（他笑了。）

勃立該 你真麻煩，莽氣泥。

莽氣泥 伯爵惟命是從！

勃立該 你真麻煩，莽氣泥伯爵。什麼閑賬都要你管，藝員們給你胡攪得

不能工作了。總有一天你得挨一頓痛打呢，我先對你說了，我是不來救你的。

莽氣泥 我是個屬於上流社會，受過高等教育底人，你休想要我以同樣的身份對待你的演員們！你還能要求我怎樣呢，勃立該老爹？你知道我是賞你的臉跟你很不客氣地，很簡潔地說話呢。

勃立該 哈哈！哈哈！（略微恐嚇地說）是嗎！——

莽氣泥

別把我的打趣認起真來呀。就是他們真敢打起我來，又怎麼呢

——看見過這個沒有，勃立該老爹？（他從手杖裏拔出一把小劍，默然

遞上去。）有用的小東西。我說，你不會想得出我昨天在城外一個地方
底豔遇呢。這樣的一位姑娘！（笑。）啊，罷了！好，好，——我知道你是不喜
歡那套玩意兒的。但是，喂，你得給我一百法郎！

勃立該

一個蘇也不給。

莽氣泥

那末我要把康遂樂帶走了——

勃立該

你天天的要挾又來了！

莽氣泥

是的，我的要挾。你可也不會這樣做的嗎，若是你也像我這樣窮

得不堪的話。喂，我說，你不會比我不明白，我多少總得粧點一點我的門
第底體面，保持我們的世胃底聲望呢。只因爲我祖宗遭了倒霉的影響，
逼着我送我的女兒維若泥加郡主來當演馬戲的姑娘——讓我們不
至於餓壞——你懂了嗎——你這個吝嗇鬼！

勃立該

你追姑娘們追得太凶了。你總有一天要吃官司才算呢，莽氣泥！

莽氣泥

吃官司？啊，笑話！愛，我得保持我們的家聲，我的世胃底光彩呀，（

笑）難道不該嗎？莽氣泥一族在意大利那裏不知道他們是愛姑娘——

——專愛姑娘的！你想，我的祖宗向來不花一個錢可以弄得到手底，而輪到了我却要付那樣傻的代價了，這難道好埋怨我嗎？你簡直是個傻蛋，一個暴發財的傻蛋。你那裏懂得什麼是世胃家風？我戒酒的——我自從出了那個亂子以後就不打牌——不，你不用笑。現在若是我把姑娘也戒了，那末莽氣泥還剩些什麼呢？只有副紋章，完了——看世胃家風底分上，給我一百法郎吧！

勃立該

我對你說沒有，我不給。

莽氣泥

你知道我把康遂樂底薪水留一半給她自己——但是——也

許你以為我不疼我的孩子——我的獨養女兒，只這一塊肉，是她的話封的母親留給我底唯一的紀念——多麼傷心！（假裝着哭。掏出一方